古文辭類纂

王介甫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茅順甫云此公第一首誌銘須看他頓挫紆徐往往序事中伏議論風神蕭颯處　又云於序事中一一點綴而風韻煥發若順江流而看兩岸之山古人所謂應接不暇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勖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

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强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閤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濟初以進士釋褐補甯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僊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

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

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

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

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于財樂振施遇故人子
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甯州道士治真武像
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
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
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
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
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惟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强所忌讒諛
所讐考終厥位寵禄優游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
爲識諸幽

王介甫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直序作一氣奔瀉之勢而中有提掇起伏
故情事屈曲而氣勢直達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辯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眞宗弭兵至是

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兵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敕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

泫然泣數行下上覗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孟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懼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饑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旣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鉤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

入多畜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
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埽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
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不
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
特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
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為之
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
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
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甯歸宰相私使
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
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
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
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

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己出不爲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與上問悼駭救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於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勲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

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甯以至守郢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子孫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彼始奮其華維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再任調厲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稼己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王介甫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
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月某日葬眞州揚子縣
蜀岡而子洙以武甯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
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
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于是劉氏又
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于吳越者錄其後而君
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
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
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
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
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
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
于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

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
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
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嘆息
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
舉君可治劇于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于孫復
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
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
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
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强壯刺
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
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
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
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

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能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益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于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擿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椁諸物皆荊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

君為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迍邅流落抑沒于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王之赫赫為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王介甫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以議論行序事而感歎深摯跌蕩昭明荆公此等誌文最可愛　　雍按宋史許元傳元固趨勢之士平甚亦非君子故介甫語含譏刺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

欐譜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選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辨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眞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眞州司戶參軍琦太廟

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令陶舜元銘曰

有㧞而起之孰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王介甫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已任蓋非至于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材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

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輒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于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葢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同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川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

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于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介甫建安章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其來如春水之驟至故佳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

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于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于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棊皆以知名于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于是太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二男存穡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瑋早卒瑋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延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

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爲高俯以抑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介甫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甯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詡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于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于先生爲恥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于是朝廷賜之米帛又敕

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于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于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臈葬先生于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葢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

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于世考其行治非有得于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放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于後世乃至于今鄉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于世耶若先生固不爲有待于世而卓然自見于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惟志之求

王介甫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于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于其母憂悲愉樂

不主于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慊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閭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于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于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寛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于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

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兆爲銘銘曰

天孰爲之窮孰爲之爲吾能爲已矣無悲

王介甫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海峯先生云序次與田太傅同一機法

馬君諱遵字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祕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憂不赴憂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荊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于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

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待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内銓數言時政多聽用始君讀書卽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辦治論議條暢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頹然若與人無所諧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于是士大夫嘆曰焉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尚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

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畧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于富貴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于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

歸以才能兮又予以時投之遠途兮使驟而馳前無禦者兮後有推之忽稅不駕兮其然奚爲哀哀犇婦兮孰慰其思墓門有石兮書以余辭

王介甫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茅順甫云此篇如秋水可掬又云王公文斂散曲折處有法皆得之天授非人力所及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
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
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
劾奏君而府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
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甯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
縣斷治出己當于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
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盖已久矣衢人尚
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
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
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却
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
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
遂抗賊以死于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

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卽大鼾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于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于安撫使而爲君畫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覿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

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于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于時玩君安樂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合河康氏
刻梓家譜

王介甫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王銍默記云歐陽文忠慶歷中爲諫官銳意言事大忤權貴除修起居注知制誥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爲河北部運令內侍供奉官王昭明同往相度河事公言侍從出使故事無內臣同行之理臣實恥之朝廷從之會公甥張氏幼孤鞠育於家嫁姪晟與僕陳諫犯姦事發鞫下開封府右軍巡院張懼罪圖自解免語引及公軍巡判官著作佐郎孫揆止劾張與諫通事不復枝蔓宰相聞之怒再命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勘之又差王昭明者監勘蓋以公前事欲令釋憾也昭明至獄見安世所斷案牘駭曰昭明在官家左右無三日不說歐陽修今省判所勘乃迎合宰相意加以大惡異日昭明喫劍不得安世聞之大懼竟不易揆所勘但劾歐公用張氏資買田產立戶事奏之宰相大怒公既降知制誥知滁州而安世坐牒三司取錄問人吏不開奏降殿中丞泰州監稅昭明降壽春監稅其後王荆公爲蘇安世埋銘盛稱能回此獄世殊不知揆守之於前昭明主之於後使安世不能有變改迎合也則二人可謂奇士矣。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奸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

雖治嘗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修者爲惡言欲傾修蜚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强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怨卽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

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問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方侍郎云起家自家起而尊用也自荊公誤用而明代人遂有云以尚書起家以毛詩起家者衆按在家日居出仕曰起非必尊用也曰起家三十二年猶言仕三十二年爾義自可通不可以明人之誤而追貶荊公也

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鄆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甯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邸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王介甫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

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其一人未纊其夫婦必尙單衣葢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旣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謦欬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絓一至訟庭及着械同絷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五日與其母黄氏共葬於

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尚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堯适枉龔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王介甫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龍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遇不仕大父諱旴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閩之終篇而廢歎葛氏之多子也旣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即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稍出其上而刻厲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效於世者也

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所遇以
死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
於仕未嘗苟閒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已其臨視雖細故人
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
獘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
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
余言爲然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
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
即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蘩蘊蘋蘩皆有文學蘩
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蘋尚幼也四女子皆
未嫁云銘曰
鬈於仕以爲人尤不慭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
將何求

王介甫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由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尚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歉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日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晃被獨成

之難幽以析厥銘維甥訂君實

王介甫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歷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嚮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礲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嗚呼先生之道德著于身而施於家不博見于天下文章名于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葢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于無傳耶始先

生常以為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倘有知其無窮憂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邪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刻以藏其家又刻行治藏于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邪

王介甫王平甫墓銘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于書無所不

該于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與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敎授西京國子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于大理寺丞年止于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大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旗存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旗存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王介甫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川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譙公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楊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

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勸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遜世也顧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王介甫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甯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尙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洛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歷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

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昵子慈昵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沒與爲女婦時兆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顏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離別則滂湨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昫順愉愉敎賢兆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厲之顓愚猶嗟夫人惟德之經婣於族姻柔色淑聲其究女初不頗不盈誰疑不信來监于銘

王介甫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于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甯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于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親以詩論語孝經敎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遘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

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于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山翺于隮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䔲跗其華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王介甫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氏諱紓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僊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岵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于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爲熙甯元年八月庚申祔

于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于是夫人兩子爾爲祕書丞知潭州攸縣獬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郊社齋郎張蒙山夫人敏于德祥于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于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紉澣濯饎爨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苦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侍郎亦以自安于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益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豈可悲也于其葬臨川人王某爲銘曰

于嗟夫人歸孔昭兮窈其爲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祔祭祀祗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古文辭類纂四十九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海峯先生云學荆公爲文折旋有氣

余友方思曾之沒適島夷來寇權厝于某地已而其父長史公官四方子昇幼不克葬某年月日始祔于其祖侍御府君之墓來請其墓上之文亦以葬未有期不果爲至是始畀其子昇俾勒之于石葢天之生材甚難其所以成就之尤難夫其生之者率數千百人之中得一人而已耳其一人者果出于數千百人之中則其所處必有以自異而不肯同于數千百人之爲而其所値又有以激之是以不克安居徐行以遽入于中庸之道則天之所以成材者其果尤難也思曾少負奇逸之姿年二十餘以禮經爲京闈首薦旣一再試春闈不利則自叱而疑曰吾所爲以爲至

矣而又不得彼必有出于吾術之外者則使人具書幣走四方求嘗已得高第者與夫邑里之彥悉置之於家而館餼之其人亦有爲顯官以去者然思會自負其材頗彼之術實不能有加于吾遂厭棄不能以久方其試而未得也則憤懣而有不屑之志其後每偕計吏行時時絕大江徘徊北岸輒返棹登金焦二山徜徉以歸與其客飲酒放歌絕不與豪貴人通間與之相涉視其齷齪必以氣陵之間爲佛之學于臨安者思會往師之作禮讚嘆求其解說自是遇禪者雖其徒所謂瘖聾啞羊之流卽跪拜施舍莫得眞乘焉而人遂以思會果溺于佛之說不知其有所不得志而肆意于此以是知古之毀服薙髮逃山林而不返未必皆精志於其教亦有所憤而爲之者耶以思會之材有以置之使之無憤懣之氣其果出于是耶然使假之以年

以至于今又安知其憤懣不益甚而將不出于是耶抑彼其道空蕩脩然不與世競而足以消其憤懣之氣耶抑將平其氣無待于外安居徐行而至于中庸之塗也此吾所以嘆天之成材爲難也思曾諱元儒後更爲欽儒曾祖曰麟贈承德郎禮部主事祖曰鳳翔列大夫廣東僉事前監察御史父曰策今爲唐府長史侍御與兄鵬同年舉進士侍御以忤權貴出而兄爲翰林春坊至太常卿亦罷歸思曾後起謂必光顯于前之人而竟不得位以歿時嘉靖某年月日也春秋四十娶朱氏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判官希陽之女男一人昇女三人皆側出思曾少善余余與今李中丞廉甫晚步城外隍橋每望其廬悵然而返其相愛慕如此後余同爲文會又同舉于鄉思曾治園亭田野中至梅花開時輒使人相召余多不至而思曾時乘肩輿過安

亭江上必盡醉而歸嘗以余文示上海陸詹事子淵有過獎之語思曾淩曉乘船來告余非求知于世者而亦有以見思曾愛余之深也思曾之葬也陳吉甫既爲銘余獨痛思曾之材使不得盡其所至亦爲之致憾於天而已矣

歸熙甫趙汝淵墓誌銘

宋熙陵九王子共八爲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允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絳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鏞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副士副始遷嚴陵士副生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善近善近生武翼郎汝浧汝浧生崇傒自定王以後至崇傒始失其官爲士庶崇傒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瓛瓛生四子瀰潛深濱潛者汝淵諱也汝淵于兄弟次

在二授室於昆山眞義里朱氏汝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儒人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貞孫男四人和平和順和德皆夭最後生和敬孫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爲北俘其散處四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可攷其在長洲同曾其賢者也同曾於汝淵爲再從父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世貞於余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朔哀哉垂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迨其九族存者孑遺逃竄而延惟恭肅王當世稱賢宜其子孫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爲士庶亦修於家魚菽以祭曷以銘之不媿其世

歸熙甫沈貞甫墓誌銘

自余初識貞甫時貞甫年甚少讀書馬鞍山浮屠之偏及余娶王氏與貞甫之妻爲兄弟時時過內家相從也余嘗入鄧尉山中貞甫來共居日遊虎山西崦上下諸山觀太湖七十二峯之勝嘉靖二十年余卜居安亭安亭在吳淞江上界崑山嘉定之壤沈氏世居於此貞甫是以益親善以文字往來無虛日以余之窮于世貞甫獨相信雖一字之疑必過余考訂而卒以余言爲然蓋余屏居江海之濱二十年間死喪憂患顛倒狼狽世人之所嗤笑貞甫了不以人之說而有動於心以與之上下至於一時富貴翕赫衆所觀駭而貞甫不予易也嗟夫士當不遇時得人一言之善不能忘於心余何以得此於貞甫耶此貞甫之歿不能不爲之慟也貞甫爲人伉厲喜自修飾介介自持非其

人未嘗假以詞色遇事激昂儻仆無所避尤好覽古書必之名山及浮屠老子之宮所至掃地焚香圖書充几間亦有書多方求之手自抄寫至數百卷今世有科舉速化之學皆以通經學古為迂貞甫獨于書知好之如此蓋方進于古而未已也不幸而病病已數年而為書益勤余甚畏其志而憂其力之不繼而竟以病死悲夫余初在安亭無事每過其精廬啜茗論文或至竟日及貞甫沒而余復往又經兵燹之後獨徘徊無所之益使人有荒江寂寞之嘆矣貞甫諱果字貞甫娶孟氏無子養女一人有弟曰善繼善述其卒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日年四十有二即以是年某月日葬于某原之先塋可悲也已銘曰

天乎命乎不可知其志之勤而止于斯

歸熙甫歸府君墓誌銘

敍爲川處極酬忝似貨殖傳

府君姓歸氏諱椿字天秀大父諱仁父諱祚母徐氏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一娶曹氏父諱禾大母高氏嘉靖十年三月十九日卒年六十八子男三雷霆電女一適錢操孫男五諫縣學生謨訓皆國學生讓幼女三曾孫男六以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庚申日合葬于馬涇營瀆涇按歸氏出春秋胡子後滅于楚其子孫在吳世爲吳中著姓至唐宣公仍世貴顯封爵官序具載唐史宋湖州判官罕仁居太倉其別子居常熟之白茆居白茆已數世矣由湖州而下差以昭穆府君我曾大父城武公兄弟行也府君初爲農已乃延禮師儒敎訓諸孫彬彬向文學矣府君少時亦嘗讀書後棄之夫婦晨夜力作白茆在江海之壖高仰瘠鹵沛水時發時淤無善田府君相水遠近通

溪閭開用以灌溉其始居民鮮少茅舍歷落數家而已府君長身古貌爲人倜儻好施舍田又日墾人稍稍就居之遂爲廬舍市肆如邑居云晚年諸子悉用其法共治數千畝如數十畝役屬百人如數人吳中多利水田府君家獨以旱田諸富室爭逐肥美府君選取其磽者曰顧吾力可不可田無不可耕者人以此服府君之精益古之王者之於田功勤矣下至保介田畯遂師遂大夫縣正里宰司稼設官用人如是悉也漢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時趙過蔡癸之徒皆以好農爲大官今天下田獨江南治耳中原數千里三代畎澮之迹未有復也議者又欲放前元海口萬戶之法治京師瀕海萑葦之田以省漕壯國本玆事行之實便而久不行豈不以任事者難其人耶或往往嘆事功之不立謂世

無其人若府君豈非世之所須也銘曰

昔在顓頊曰惟我祖緜緜汝頼蹙於荆楚迄唐而昌鳴玉接武湖州來東海魚爲伍亦有別子居白茆浦嘖然江海寂無煙火孰生聚之府君之撫府君頎頎才無不可實叫晦之終古瀉鹵黍稷薿薿有萬斯畝曷不虎符藏於茲土

歸熙甫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午余以爲奇今年余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余輒常常呼余一日余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余出門二二尚躍入余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余方讀尚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即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已亥三月丁酉余既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于城武公之墓

嗚呼余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歸熙甫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余矣嗚呼母微而生之又艱余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歸熙甫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

也已

方靈皋杜蒼略先生墓表

先生姓杜氏諱岕字蒼略號些山湖廣黃岡人明季爲諸生與兄濬避亂居金陵即世所稱茶村先生也二先生行身略同而趣各異茶村先生峻廉隅孤特自遂遇名貴人必以氣折之于衆人未嘗接語言用此叢忌嫉然名在天下詩每出遠近爭傳誦之先生則退然一同于衆人所著詩歌古文雖弟子弗示也方壯喪妻遂不復娶所居室漏且穿木榻敝帷數十年未嘗易室中終歲不掃除有子敎授里巷間窶甚每日中不得食男女啼號客至無水漿意色閒無幾微不自適者間過戚友坐有盛衣冠者即默默去之行于途嘗避人不中道與人語雖兒童厮輿惟恐有傷也初余大父與先生善先君子嗣從遊苞與兄百川亦

獲侍焉先生中歲道仆遂跛而好遊非雨雪常獨行徘徊墟莽間先君子暨苞兄弟暇則追隨尋花蒔玩景光藉草而坐相視而嘻沖然若有以自得而忘身世之有係牵也辛未壬申間苞兄弟客遊燕齊先生悄然不怡每語先君子曰吾思二子亦爲君惜之先生生于明萬歷丁巳四月初九日卒于康熙癸酉七月十九日年七十有七後茶村先生凡七年而得年同所著些山集藏于家其子玫以某年月日卜葬某鄉某原來徵辭銘曰

蔽其光中不息也虛而委蛇與時適也古之人歟此其的也

方靈皐李柳亭墓誌銘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柳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柳亭蹷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予見君于其

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
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后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
君君子人也其後予移
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　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
如
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南士
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日百年中無或並也按
察使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
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予自獲交文貞習於李氏族姻及泉
漳間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所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
當降補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
而滋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
君弟鍾旺歷而瘖卒於君寓予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

共貞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

蒙養齋及　殿中與子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子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于鄉壬辰成進士年四十有四所著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藏於家尙書周官皆有說未就父諱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誥授奉直大夫母莊氏贈宜人兄弟五人四舉甲乙科兄天寵自入翰林十餘年與君相依皆不取室人自隨痛兩弟羈死乃引疾送君

之喪以歸君娶黃氏
敕封孺人子五人四舉甲乙科長清藏庚戌進士兵部武選司額外主事次清芳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江癸卯舉人揀選知縣次清愷壬子副榜貢生次清時壬子舉人世父撫爲己子女一適士族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

銘曰

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于儒先而年命摧悼子生之無成將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與歸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

舅氏楊君諱紹爽字稺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既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尋

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卽面責
不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
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
七日病癰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憐樾嘗
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
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樾與飲舅氏提觴行趣令醉樾謝
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予性嗜酒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
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強飲
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酒半俯首歔欷徐顧謂樾曰子
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為古文辭
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為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樾
受命而退未及為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既卒之七
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柩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樾涕泣

而爲之誌

合河康氏
刻梓家塾

古文辭類纂五十